存萃學社編集

利瑪竇研究論集

崇文書店印行

利瑪竇研究論集

利瑪竇 Matthe Ricci（1552-1610）意大利籍耶穌會士，精通洋語文及天文曆算輿地科學。於1582年（明神宗萬曆十年）自羅馬航海來華，抵廣東香山嶼（澳門），翌年入中國本土，以萬曆三十八年卒於京師。在華期間共二十八載，本以傳教爲其天職，所著天主實義，能以六經附會上帝之說，甚得布教於中國人之妙諦。又著幾何原本，乾坤體義諸書，於天文數算之學，發微闡奧，深得朝野稱譽，名噪之士如李之藻、徐光啓、李天經等，皆出其門，推爲「今日羲和」。清代梅文鼎，江永及其弟子錢大昕、戴震諸儒，曆算甲一代，兼通中西二法，亦深被其遺澤。所爲坤輿萬國全圖，首將世界地理知識介紹入中國，其譯名仍多沿用於今日而未替。阮元撰疇人傳，譽利氏東來，爲「西法（科學）入華之始」。誠爲知言。

本編內容，包括利瑪竇傳記、年譜、學術思想、著作概述、治學精神，作一資料性介紹，取材於富具學術性之期刊、雜誌，備供研治中國學術史、中西交通史及宗教史之參考。

利瑪竇研究論集

存萃學社編集

周康燮主編

1971年10月崇文書店印行

道林紙精裝本US$9.50

白報紙平裝本US$5.00

利 瑪 竇 Matthe Ricci

(1552—1610)

利瑪竇研究論集

目次

利瑪竇像

利瑪竇「皇清經解・疇人傳」……清・阮元……一

利瑪竇傳「禹貢」第五卷第三、期四合刊……中村元次郎著、周一良譯……五

利瑪竇年譜「磐石雜誌」第三卷第八期、第九期……李一鷗……二九

利瑪竇年譜（譯）「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四五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洪煨蓮（業）……六七

論利瑪竇地圖答鮎澤信太郎學士書「禹貢」第六卷第十期……洪煨蓮（業）……一一七

論利瑪竇之萬國全圖「禹貢」第一卷第七期……陳觀勝……一一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梵蒂岡出版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讀後記　「方豪六十自定稿」……方　豪…一二六
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之貢獻及其影響　「禹貢」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陳觀勝…一三一
乾嘉時學者對利瑪竇諸人之地理學所持的態度　「禹貢」第一卷第八期……陳觀勝…一五三
利瑪竇交友論新研　「方豪六十自定稿」……方　豪…一五七
利瑪竇和中國的科學　「新北辰」雜誌第一卷第十期……裴化行…一七九

疇人傳

儀徵阮宮保元著

利瑪竇

利瑪竇明萬秝時航海至廣東是爲西法入中國之始著乾坤體義三卷言地與海合一球居天球之中其度與天相應但天甚大其度廣地甚小其度狹差異耳直行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高一度南極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低一度南極高一度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周有九萬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薗所居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極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峰已見南極

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峰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故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薗者信然矣以天勢分山海自北而南爲五帶一在晝長晝短二圈之間其地甚熱則謂熱帶近日輪故也二在北極圈之內三在南極圈之內此二處地俱甚冷則謂寒帶遠日輪故也四在北極晝長二圈之間五在南極晝短二圈之間此二地皆謂之正帶不甚冷熱不遠不近故也凡北極出地數同四季寒暑同態若兩處離中線一南一北四時相反蓋此之夏爲彼之冬耳日輪每辰行三十度兩處相違三十度差一辰設差六辰則兩處晝夜相反地心至第一重月天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餘里第二重水星天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餘里第三重金星天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餘里第四重日輪天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餘里第五重火星天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餘里第六重木星天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餘里第七重土星天二萬五千七十七萬五百六十四餘里第八重列宿天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餘里第九重宗動天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此九重相包如葱頭皮皆堅硬而日月星辰定在其體如木節在板第天體明而無色則能透光如琉璃水晶之類無所礙也若二十八宿星其上等每大於地球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其二等之各星大於地球八十九倍又八分之一其三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七十一倍又三分之一其四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五十三倍又十二分之十一其

五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三十五倍又八分之一其六等之各星大於地球十七倍又十分之一此六者皆在第八重天也土星大於地球十七倍又八分之一木星大於地球九十四倍又一半分火星大於地球半倍日輪大於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地球大於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大於水星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大於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又言第一重月天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二重水星天第三重金星天第四重日輪天皆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五重火星天一年三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自西而東第六重木星天十一年三百一十二日七十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七重土星天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三

十五刻一周自西而東第八重五十二相即三垣二十八宿天帶轉動下七重七千年一周於春秋分一圈上自北而東而南而西復回第九重無星水晶天帶轉動下八重四萬九千年一周自西而東第十重無星宗動天帶轉動下九重一日一周第十一重永靜不動又言水火土氣爲四元行火情至輕躋于九重天之下夜間數見空中火似星墮橫直飛流其誠非星乃烟氣從地沖騰而至火處若點耳又言人疑日月大不踰大甕之底而俱等何以知日大於地地大於月借視照法六題易曉者以破其疑而後可指三球之大小相比第一題言物形愈離吾目愈覺其小二題言光者照目者視惟以直線三題言圓尖體之底必爲環使直切之數節其俱乃環而環彌離底者彌小而

皆小乎底環者四題言圓光體者照一般大圓體必明其半爲影廣於體者等而無盡五題言光體大者照一小圓體必其大半明而其影有盡盈近元體盈大六題言光體小者照圓體者大惟照明其小半而其影盈離元體盈大而無盡徵日大於地地大於月由日月食故元須明二蝕之所以然朔時月或至黃道在日之下便掩其光而吾不能見日謂日蝕也望時月或至黃道於太陽正對而地球障隔其光而不得照之故月失光乃地影朦之也倘月食時日月全見地平上必海水影映並水土之氣發浮地上現出月體此時月影實在地下此理可試於空室內置一錢遠視之不見令斟水滿之而宛可見所見非錢體乃其影耳如云日球或小或等於地球地球之影宜無盡則必能及火木土星並二十八宿而蝕之矣然未見火木土星二十八宿之蝕則地球影有盡既有盡則日球不可謂或小或等於地球而必大也然則地球大於月球何以驗之曰地影爲一尖圓體月球蝕時全在其尖體之內而从行其中則月球之徑甚小於地球徑也其圓容較義言萬形有全體目視惟一面即面可以推全體也面從界顯界從線結總曰邊線邊線之最少者爲三邊形多者四邊五邊乃至千百萬億邊不可數盡也三邊形等度者其容積固大於三邊形不等度者四邊亦然而四邊形容積恆大於三邊形多邊形容積恆大於少邊形恆以周線相等者驗之邊之多者莫如渾圜之體渾圜者多邊等邊試以周天度剖之則三百六十等邊也又剖度爲分則二萬一千六

百等邊也乃至秒忽毫釐不可勝算凡形愈多邊則愈大故造物者天也象天者圜也圜無不容無不容故爲天試論其槩凡兩形外周等則多邊形容積恆大於少邊形容積凡同周四直角形其等邊者所容大於不等邊者凡同周四角形其等邊等角者所容大於不等邊等角者又立五界說及諸形十八論第一界等周形二界有法形三界求形心四界求形面五界求形體第一題論凡諸三角形從底線中分作垂線與頂齊高以中分線及高線作矩內直角方形必與三角所容等二題論凡有法六角等形自中心到其一邊之半徑線作直角形線其半徑線及以形之半周線舒作直線爲矩內直角長方形亦與有法形所容等三題論凡有法直線形與直角三邊形並設直角形

旁二線一長一短其短線與有法形半徑線等其長線與有法形周線等則有法形與三邊形正等四題論凡圜取半徑線及半周線作矩內直角形其體等五題論凡直角三邊形任將一銳角于對邊作一直線分之其對邊線之全與近直角之分之比例大於全銳角與所分內銳角之比例六題論凡直線有法形數端但周相等者多邊形必大于少邊形七題論有三角形其邊不等於一邊之上另作兩邊等三角形與先形等周八題論有三角形二等周等底其一兩邊等其一兩邊不等其等邊所容必多於不等邊所容九題論相似直角三邊形并對直角之兩弦線為一直線以作直角方形又以兩相當之直線四并二直線各作直角方形其容等十題論有三角二其底不等而

腰等求於兩底上另作相似三角形二而等周其兩腰各自相等十一題論有大小兩底令作相似平腰三角形相併其所容必大於不相似之兩三角形併其底同其周同又四腰俱同而不相似形併必小於相似形併十二題論同形其邊數相等而等角等邊者大於不等角等邊者十三題論凡同周形惟圜形者大於眾直線形有法者十四題論銳角全形所容與鋭頂至邊垂線及三分底之一矩內直角立形等十五題論平面不拘幾邊其全體可容渾圓切形者設直角立形其底得本形三之一其高得圜半徑即相等十六題論圜半徑及圜面三之一作直角立方形以較圜之所容等十七題論圜形與平面包形之容圜者其周同其容積圜為大十八題論凡渾圜形與圜外圜角形等周者渾圜形必大於圜角形時李之藻徐光啟等皆師之盡得其學各有著述三十八年卒乾坤體義

論曰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啟至謂利氏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諸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談性命不務實學而此業遂微臺官步勘天道疎濶彌甚于是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矯然自異矣然則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

我

國家右文尊道六藝昌明若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于數學實能盡得西法之長而匡所不逮至休寧戴東原先生發明五

曹孫子等經而古算學明矣嘉定錢竹汀先生著廿二史攷異詳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而古推步學又明矣學者苟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于中法是蓋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

儀說一卷言簡平儀用二盤

曆圜面半虛[illegible]名為

槓線名曰極線極

與極線作十字交

利瑪竇傳

（原文見歷史地理卷二十六號三，四。又續編見卷二十九號三，五；卷三十號一。）

中村久次郎著　周一良譯

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有李佳白者（Dr. Gilbert Reid）久居於上海，號其堂曰尚賢堂，頗通中西政教事理。曾著中外聖賢事蹟叢談一書（西曆一九零八年上海發行），中國人中選孔子，朱子，清康熙帝及曾國藩四人，西洋人中選馬可波羅（Marco Polo），利瑪竇（Matteo Ricci），戈登（Gordon）及蒲安仁（美國駐華公使 Anson Burlingame）四人，爲作評傳。其紀利瑪竇事多據西籍，似未留意於中國史料。今予根據漢文史料，旁參日本書籍，以傳利瑪竇之一生。苟於東西交通史上稍有裨補，則大幸已。

自明嘉靖三十一年（西曆一五五二年）中國耶蘇會衆所謂『泰西聖人範濟各沙未爾』（St. Francis Xavier）客死於距廣東不遠之南海之上川島後，約三十年，而生於義大利馬西勒太（Macerata）之利瑪竇抵當時西洋人在中國唯一根據地之澳門，時萬曆八年（西曆一五八零年）也。利氏時年二十九，其生年恰當沙未爾之死年——一五五二。尋至廣東肇慶府，時兩廣總督駐焉，受總督郭應聘等之欵遇頗厚。遂築室而居，宣傳天主教。利氏有傳教內地之意，乃赴廣東省北部之韶州府。利氏初着僧服，至萬曆十九年始改儒服。後又至韶州府東之南雄州，是處爲士人所敬愛。留南雄州數年，遂入江西省，至臨江南昌二府。其游南昌府也，建安王嘗賓禮之。

自萬曆二十年日本豐臣秀吉征朝鮮後，神宗恐日本軍之侵入中國，召諸大臣至宮中議軍國事。時有一達官與利氏相親善，欲偕赴北京，利氏之得自廣東入江西者以此。途中曾遇破船之阨，幸免於難，然此後二人遂不復如前之相得。蓋當時明與日本交兵，達官恐與外國人同行之被嫌疑，遂不偕至北京，抵南京即留利氏焉。然前此南京未嘗居留洋人，故利氏亦不能久居，重返南昌。

利氏得安堵於南昌府，其信仰學術獲得南昌人士之注意，且受知於建安王等，疑其名漸達於宮廷即由是也。利氏遂入北京，卒以明日之戰事未了，利氏竟被誤解爲日本人，不得已復南下，從事於浙江省方面之布教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業。既而又至南京，時豐臣秀吉已死，日本諸將皆離朝鮮返國，於是大安明人之心，而南京士人亦無復挾疑於利氏者，始獲安居，與士人相交往焉。利氏往來南京蘇州間，布教之外，兼盡力於新學之介紹，益得明人之信任。萬曆二十七年建立一會堂於南京，利氏居於南京正陽門外之西營中，見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中焦秉貞條。

自是利氏名望漸高，萬曆二十八年許之入京，遂與西班牙人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等八人携貢品出發，途中有中官馬堂（西洋人稱Mathan）等爲之斡旋，於西曆一六零一年（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四日再入北京。晉謁神宗，上書自稱『大西洋國人』，述其履歷，並獻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二幅，天主經二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圖誌一册，西琴一張等，神宗嘉納之。

時禮部官吏中有以明會典無大西洋國名，而疑利氏之言者，且謂既在中國二十年，則不能視爲遠人來貢。又以爲所貢天主像等皆屬不經，指斥其所携『神仙骨諸物』云：

『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內臟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明史外國傳意大里亞條）

而排斥之。然神宗嘉其遠來，賜以邸宅等，遇之甚優渥。且許建立天主堂及譯經布教，又使從事於測量算術書表之著述，及天文器械之製造。朝廷公卿以下重其人，皆與之交，利氏安焉，遂留而不去。

利氏之賜第在北京城西南部之宣武門——一名承順門——內之東，天主堂則在其第之左。此即今宣武門內南堂之起源，今南堂之壯麗建築乃經同治元年（西曆一八六二年）大修理者也。

由是西洋耶蘇會士踵至，分別布教於各省，而萬曆三十四年來華之義大利人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則居北京助利氏布教。利氏之事業日有進益，而竟於三十八年（西曆一六一零年）三月十八日病死，享年五十九，上下莫不悼之。尋以四月二十三日賜墓地於北京城西部之阜成門——一名平則門——外，且建堂宇以祀天主。是年十月葬焉，神宗勅使臨之。順天府屬京兆人王慶麟以素與利氏友善，特爲撰碑文，載在正教奉褒上卷，爲中文敘利氏經歷之簡明者。

利氏墳墓在阜城門外二華里溝村滕公柵欄兒，今法國

人稱之爲 Chalaeul，蓋柵欄兒（Cha-lan-êrh）之訛，俗稱云石門，法人天主教會經營之醫院在焉。利瑪竇而外，又有湯若望（日耳曼人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比利時人 Ferdinand Verbest）及其他耶蘇會士之墳墓，故頗著名。庚子之亂，義和拳匪徒曾攻掠其地。宸垣識略卷十三記利氏之墓云：

『嘉興觀，在阜成門稍北，而西北通白石橋。歐羅巴修士利瑪竇墓在白石橋西。』

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之部在『利瑪竇』題目之下，有下列之記事：

『（上略）越庚戌（萬曆三十八年），瑪竇卒。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二里，嘉興觀之右。其坎封也異中國，封下方而上圓，方若臺圯，圓若斷木。後康堂六角，所供縱橫十字文。後垣不甃，築而旋紋：荇紋蟠之蛟其尾，肩紋蝶之矯其翼，旁紋龜之卷其鼻也。垣之四隅石也，柞若塔若焉。祔左而葬者，其友鄧玉函（日耳曼人約納司特倫司）。』

以上乃根據左列諸書所述利瑪竇傳之大要也。

明史外國傳　正教奉褒　帝京景物略

Johann Baptista du Halde: *Ausführliche Beschreibung des Chinesischen Reichs und der grossen Tartarey.*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

Robert C. Jenkins: *The Jesuits in China*

以下更分節略敘其事業及感化影響。

（一）宗教，道德 附利氏之漢文

利氏耶蘇會士，其天職固在布教，而成績亦頗可觀。利氏不唯具耶蘇會士所共有之熱烈的宗教信仰，且修道篤實，妙知入鄉從鄉之意。如其初來中國之着僧衣，後乃改儒服；如鑽研漢文經典，熟習中國語言，以接近中國上下流之社會皆是。其於儒佛二教則『力排釋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利瑪竇撰辨學遺牘提要中語），『以附會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同利氏撰畸人十篇提要語）。又常『習見儒書，因緣假借，以文其說』（同利氏撰二十五言提要語）。且多剽竊佛書文句，取其意而變幻之。與佛家爭辨，而善遇儒家，皆可謂得布教於中國人之妙諦者也。又如采用中國式之姓名——利瑪竇，以及用『西泰』或『西太』字樣，開西洋人在中國取漢名之先河，亦其一例。

利氏在所著天主實義中，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取論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中庸『施諸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諸語，與福音所謂金言者相比附；且似承認中國人之崇拜祖先者然，不得不謂爲初期布教之妙法矣。然此畢竟爲權宜之計，以基督教之本義嚴密觀之，利氏之從權乃功過相半。利氏歿後反對之者甚多，成西洋傳教士間之大問題，遂至仰待羅馬教皇之裁決焉。詳見前舉 Jenkins 之中國之耶蘇會士一書，茲不贅。利氏又力求接近儒家之說，使儒者抱好感，例之最著者，至使五雜俎之作者謝肇淛稱：『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余甚喜其說爲近於儒，而勸世較爲親切』云。

利氏以漢文所著之耶蘇教書有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辨學選牘。四庫全書利氏乾坤體義提要云：『利瑪竇兼通中西之文，故所著書皆華字華語，不煩譯釋』。不唯此也，且云：『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畸人十篇提要語）焉。

利氏關於道德之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西教部有：

『交友論一卷，明利瑪竇撰。萬曆己亥（即二十七年）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

雖被稱爲『醇駁參半』，然中國人姑不論，日本學者且不少參考引用其友道論者焉。如：

『利瑪竇曰：友也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是的亞之俗，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嗟夫，旨哉言也。余謂其切磋之輔，而能使己之德義進修具躋，則友是善之府也，亦非富而何？』（藤原明遠著盈進齋隨筆卷三言論部交道）

『友道甚重

聖經賢傳中，於朋友之際，蓋悉矣。太西人利瑪竇，著友論曰：友也者，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是的亞俗，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予最愛此語，竊謂足補聖經賢傳之所無』云云。（細川潤次郎著吾園隨筆上卷）

四庫全書交友論提要末云：

『玉肯堂鬱岡齋筆麈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於篇；則此書爲肯堂所點竄矣。』

是利氏雖頗嫻漢語漢文，自中國學者觀之，猶多未愜，此亦理所當然也。

要之，利氏留華二十一年中，遺留最大之成功及感化者，厥爲宗教方面。如徐光啓一家成爲最熱誠之信徒，盡力於不少可紀念之布教事業。雖然，釋氏之徒姑不論，儒家之非難天主教，即比較公平之四庫提要之撰者，其在天學初函提要中比較西學之長短猶云：『其短

則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蓋中國人自古以來受儒家思想之薰陶，思想上之排外的精神殆成第二天性焉。當時儒佛兩家與利氏等天主教徒之辨爭，見翻刻本闢邪集，闢邪管見錄，闢邪論諸書。

(二)測量，天文，算學

利氏爲布教之方便，而與中國之知識階級——尤其學士大夫——相交游，當時明之士人最佩服於利氏者，乃其測量天文算學曆法之新知識。測算方面於中法之外西法之興起者，實利氏之功也。利氏此方面著述之最著者爲幾何原本十三卷。四庫全書測量法義提要中言及此書云：

『自是之後，凡學算者，必先熟習其書。如釋某法之義，遇有與幾何原本相同者，第註曰見幾何原本某卷某節，不復更舉其言。惟幾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之。』

於幾何原本提要中亦稱贊其內容，末云：『其文句最爲顯明，以是弁冕西術，不爲過矣』。梅氏叢書輯要卷十一方程論敍云：『近代惟西洋幾何原本一書詳言立法之故，最爲精深，其所用籌算亦最簡便』。此幾何原本即譯歐几里得之書而成者也。

幾何原本外，利氏又著乾坤體義一書，四庫提要謂：

『則皆前人所未發，……是以御製數理精蘊多採其說而用之。』

此外測量法義一卷，測量異同一卷，勾股義一卷，渾蓋通憲圖說，圜容較義，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編八卷等，其著者或爲徐光啓，或爲李之藻，實皆利氏譯授者也。明史天文志論贊利氏云：

『明萬曆間，西洋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精于天文曆算之學，發微闡奧，運算制器，前此未曾有也。』

清阮元疇人傳卷四十四附錄近世西洋人，首舉利瑪竇，以利氏東來爲『西法入中國之始』，解說其新說頗詳。其論贊云：

『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採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啓至謂利氏爲今日之羲和云云。』

清代有名算學家如吳江王錫闡，宣城梅文鼎，皆學所謂西法者之長，而至精妙。曆數之學專尊西法之江永之弟子中，至有『恒曲譏西人之短』者焉（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錢竹汀先生事略）。

江永門下之最著者爲錢大昕，戴震，兩家皆以曆算名，亦兼通中西二法之結果，不可謂非利氏之遺澤。利

氏曆算之學當時公認爲新說，因樹屋書影卷一列舉萬曆癸酉（元年）以後天下有名學者及藝術家中，有『徐上海光啓利西士瑪竇之曆法』語，可以知之。

日本享保時代〔譯者注：清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十三年，西曆一七一六至一七三五。〕之建部賢弘作新寫譯文曆算全書敍云：

『迨朱明氏，西洋李瑪竇，以天學風靡一世。故弇州王子（世貞）有言，迨後世加詳者此技也，知言哉。』

亦贊利氏之學。

利氏之徒以曆算暨其他科學的新知識，接近中國士大夫，利用之求布教之方便，西政叢書敍文云：

『一利徐以來，西學始入中國，大率以天算格致爲傳教之梯徑。』

已道破之矣。

本節之末，請一述明人之出利氏門下者。李之藻，徐光啓，李天經三人最著，傳見疇人傳卷三十一三十二。其論贊云：

『西人書器之行于中土也，李之藻薦之于前，徐光啓，李天經，譯之于後。是三家者，皆習於西人，亟欲明其術而惟恐失之者也（李之藻論贊）。自利氏東來，得其天文數學之傳者，徐光啓爲最深。』（徐光啓論贊）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三梅定九先生事略中，述清朝曆算進步之由來，謂：『崇禎朝徐李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即歸功於利氏之譯授新學。不唯此也，徐光啓之故鄉上海徐家匯，亦可視爲利氏間接影響，而值注意。徐家匯在上海西二里，乃徐氏塋地。又有法國天主教堂，宗教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及有名之氣象台；是皆利氏以徐光啓爲介而遺留於東洋之善舉也。西洋人呼此處曰 Zi-ka-wei，即徐家匯之上海音。

要之，明清人之所好於利瑪竇者，端在本節所記之西洋新知識，四庫全書天學初函提要中稱：

『西學所長在測算，（李）之藻等傳其測算之術，原不失爲節取。』

遂至有利氏學之名焉（參看清張甯岐萬庵閒話卷一）。

(三)地理

利氏授諸明人之其他新知識爲地理學。上述之乾坤體義，即兼講天文學與地理學者也。初傳地圖說，及初上地球全圖於明廷者，亦爲利氏；其坤輿萬國全圖，本會〔日本歷史地理學會〕曾翻刻之，有名於世，玆不贅言。

不惟當時之中國人受利氏影響，即如職方外紀一書—明治維新前日本人奉爲傳授世界地理新知識之名著，雖是義大利人艾儒略所撰，實則本於利氏與艾氏之友龐迪我奉神宗命所作地球全圖（利氏獻於神宗者）之說明書。艾儒略依據其書，更潤色增補之，非盡自作，四庫全書此書提要言之詳矣。當時中國人雖不好西說，如四庫全書天學初函提要中，對其書理編九種中有關天主教者明示排斥之意，而采錄職方外紀且推尊之者，蓋以廣異聞也。

（四）西洋畫

利氏更有意外之貢獻，即傳中國人以西洋畫之新趣味是。利氏獻天主像及天主母像於神宗；已如上述。此像似不惟作宮中御物，而與其他畫像俱供祀於北京宣武門內之天主堂。帝京景物略卷四：

『天主堂：堂在宣武門內，東城隅。大西洋奉耶蘇教者利瑪竇自歐羅巴國航海九萬里，入中國。神宗命給廩賜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製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其國藻也。供耶蘇像其上，畫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圜，右叉指；若方論說次，指所說者。鬚眉，髮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準，目容如矚，口容有聲，中國畫繪爭所不及。』

可以見中國人之如何驚異於西洋畫。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中學西洋畫法之焦秉貞等條云：

『自苧村筌者（張庚別號）曰：明時有利瑪竇者，西洋歐羅巴人，通中國語。來南都，居正陽門西營中。畫其教主（和刻本刪其教主三字），作婦人抱一小兒，爲天主像（和刻又刪爲天主像四字），神氣圓滿，采色鮮麗可愛。嘗曰：中國祇能畫陽面，故無凹凸。吾國兼畫陰陽，故四面皆圓滿也。凡人正面則明，而側處即暗；染其暗處稍黑，斯正面明者顯而凸矣。焦氏得其意而變通之，然非雅賞也，好古者所不取。』

可知利氏之西洋新畫風被於明清畫家之影響爲何如矣。

又清袁棟書隱叢說：

『畫家佈置屋宇桌椅等，例用側筆以取勢，西洋畫專用正筆。用側筆者，其形平而偏，故有二面而四面具。用正筆者，其形直而尖，故有一面而四面具。在陰陽向背處，以細筆鑱出黑影，令人閉一目觀之，層層透徹，悠然深遠。而向外楹柱，宛承日光，瓶盎等物，又俱圓滿可喜也；其法視古爲獨出征裁矣。畫鑒云：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用色沈着，堆起絹素。今所傳者，乃歐羅巴人利瑪竇所遺，畫像有坳突，室屋有明暗也。蓋矣西洋之巧也，然豈獨一畫爭哉。』

比之畫徵錄，更傾倒於利氏傳來之西洋畫焉。此外如無聲詩史卷七所謂利氏攜來之西域畫，小山畫譜，池北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